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金鍾傳 第四十一回 八里橋計殺謝古 三家店大戰坤奇

話說上元縣官杜清正然問案，忽聽人馬喧嚷，其聲不祥。遂將一起邪羽禁於監牢，步行出衙。剛至衙外，恰遇本城水師營副統領楊雲彪帶領五百步隊。杜清尚未答話，楊雲彪忙將杜清拉住道：「尊兄何往？」杜清道：「適聞喧嚷之聲，不知何事，願往探聽。」楊雲彪道：「時有無數人馬突如其來。城門已閉，特來相會。」杜清道：「同到敵樓，看其虛實。」說罷，二人同往。

果見城外人馬紛紛，南望無邊。二人不知那路賊寇，正然拿悶，忽見城外人馬叢中閃出一面黑旗。旗角下一員賊將甚是兇猛。怎見的？有贊為證：

豹頭盔映日紅，連環甲照眼明。  
坐下烏騅馬，抖開金兜鈴。  
吆喝一聲如霹靂，手中利刃不留情。

楊杜二人觀看之際，聽那人在旗角下叫道：「昏官欺吾太甚！從邪黨口中說出此語，更見此清之明。敢出城決一雌雄麼？」邪欲侵正，大話噴天。楊雲彪未及答話，杜清已會其意。遂高聲道：「爾等邪徒！不安本分，妄起狗黨，蠱惑愚民，當今聖天子在上，如日月之高懸，照破妖心，還不遁跡回頭，竟敢肆行無憚！若肯猛醒，速速歸降，免爾一死。不然，徒作馬蹄泥耳！」正言驚邪，嚴於斧鉞。那人答道：「何必出此即言大話！爾敢與我比並三合麼？」杜清道：「你有多大本領？不過一鼠輩耳！既不知機，城下站牢，待你老爺出城，你好好獻上首級！」

言尚未畢，耳邊搜的一聲，多虧楊雲彪手疾眼快，用手中劍一揮，撥落在地。卻是一隻雕翎箭。慧劍斬魔關，信然。杜清忙道：「多謝楊兄之力，不然中賊暗箭矣！」楊雲彪道：「總得出城與彼一戰，不然，豈不長他人威風？」杜清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亦不可草率從事。他們既然行此大逆，必有妖術。還須大家斟酌，謀一必勝之策。再者，總兵大人雖奔京師，此時不過行五六十里，一面差一能將殺出重圍，趕回總兵，調齊兩江之兵，剿除此賊，如手反掌。」說罷二人攜手下城。

正走中間，忽見縣衙火光沖天。杜清驚慌變色，楊雲彪道：「此事不好，妖人必有內應！」一言未了，果來一縣衙差役，慌忙稟道：「現有百餘人，打開獄門，將一般邪教救出，掩殺街市。」楊雲彪高聲道：「不准私動！若有不遵者，斬！」一聲喝出，萬民共聞，遂無內亂之憂。軍令嚴明，民心大定。楊雲彪帶五百步兵，各抖精神，殺向縣衙。那些內應妖寇，未及提防，被楊雲彪殺了個罄盡。楊雲彪一水師營上將耳，背水反攻邪火自滅。城中雖有隨邪之民遂不敢再生異想。

杜清將楊雲彪讓至本衙。楊雲彪道：「滅此內寇，賊將喪膽。乘此機會，弟帶二百精兵，與賊廝殺一陣。他初次行兵，難以通明，倘敗彼一次，賊將望風而逃。再用良計，剿除賊穴，未為晚也。」杜清道：「尊兄高見，固無不可。似不若先獲一勝，以破其威。」楊雲彪道：「計將如何？」杜清道：「妖賊初起，人馬難齊。尊兄帶領精兵二百，伏於八里橋之南，弟衙中有一人，姓聞名金聲，刀馬純熟，可帶精兵二百，伏於八里橋之北。弟率本衙壯丁並精兵一百，迎彼一戰，詐敗於八里橋之東南，賊必乘勢追趕，俟彼過橋之後，速斷橋樑，過河折橋，世人慣用此計。令彼無退身之地。弟回兵交戰，尊兄與聞金聲兩路夾攻，賊必敗無疑。大家奮力，未嘗不可一鼓而滅。」好謀而必有成。楊雲彪稱善。即同聞金聲帶了精兵四百，從北門抄出，分為兩路暗伏八里橋不題。

且說杜清雖係文官，少解武備，遂整備一齊，自引百餘兵丁，開了南門，殺入對陣那黑旗之下，一員賊將正然觀看，忽見南門大開，發出一支人來，好不齊整。兵丁兩分，閃出首將，甚是威嚴。怎見的？有贊為證：

盔展鳳翅，甲耀龍麟。手拖黃金鋼，鋼如電閃。坐騎追風馬，馬似虎吟。雖然帶些斯文氣，一怒也能嚇煞人。

二馬相交，戰無數合，杜清佯敗而走。那人隨後追趕，一直跑過八里橋。杜清見他趕過橋來，遂回馬復戰。炮響之處，人馬齊喊。那人見有埋伏，勒馬而回。不料橋已拆了大半。三路人馬追殺而來。那人無處奔逃，遂欲涉水而過。剛到水邊，不料背後一人闖至跟前就是一刀，那人從馬上翻入水中，大叫道：「不料這八里橋竟成了我葬身之地！？」說罷，遂溺入水中，又被追兵長槍撻鉤刺殺一回，順水而死。所有妖賊見此人一死，也有踢過水者，死者不計其數，活捉者六十餘人。

杜清同楊雲彪聞金聲帶領兵丁五百餘名緩轡而行，抄過八里橋，直抵南城。守城者見其得勝而歸，開門迎進。安舒自若，共奏清平。眾人直赴縣衙。杜清叫差役將被獲妖賊帶上堂來。問道：「你們的頭領姓甚名誰？」一人答道：「主帥姓黃名立功。」其主帥取名黃立功。亦將立功於黃庭乎，吾恐功未必立，命將不保。杜清道：「被殺者就是他麼？」答道：「不是不是，黃立功現在城南黑水崖。雖欲立功於黃，無奈早被黑水浸黑矣，可笑。被殺者是一偏將，姓謝名古。凋謝古風，便非正人。他也是這朝武舉。」杜清道：「既蒙皇恩，不思圖報，反起邪想，無怪其死之速也。黃立功他還有些人馬麼？」答道：「共有二萬餘眾，尚未聚齊。」杜清道：「他們不安本業，妄入邪門，是何意見？」答道：「起初並無邪念，不過是一氣工夫。後來這工夫分了文武，文的參玄悟妙，所參悟者何。武的踢腳打拳，習此何為。卻也無甚奇異。雖然制了些槍刀劍戟，吾們當家的說，僕乎、主乎，抑婦乎、夫乎，可笑。大清剛定，安危莫測，倘遇亂，借此御賊。此正募寫惑眾處。又後來得了一信，說吾們當家的親熱之至。係明朝至戚，吾恐其非前明至戚，乃李闖之後裔也。欲為前明報仇，尚未約起手日期，竟被京官訪去，故有此事。大老爺為官清廉，望乞下度愚情，施恩赦宥，憐小人等無知。小人再不敢復投妖賊。」杜清道：「你們言及一氣工夫，如何作用？」那些人遂一一供出，如喻太初所說一般。楊雲彪欲殺之，杜清以為無知鄉民，誤入羅網，既不護教，仍當原情赦罪。這卻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杭州城北謝家村，有一人姓坤名奇，係明沒教匪，綽號老當家坤一魁之子。後之隨邪教者，皆坤一魁之後身乎，抑皆坤奇之後嗣乎。這日正在江寧之南訪查及門者之功課，可惜好光陰，不用正功課。距黑水崖尚有五十里路，忽聽知被拿之信。那謝古與他原係同鄉，不覺怒目圓睜，欲為雪恨，非庇同鄉，實護邪教。當時即帶領高弟子二十餘名，當能呼風喚雨，灑豆成兵。及門者一千有餘，皆學成奇門否。盡發黑水岩。回到黑水，剖洗心腹。及至到時，天色已是三更時分，與黃立功相見，遂商量進兵之計。二人遂約定次早取城。與其高弟子二十餘人，一夜未眠，大家痛飲。天生賊形。不料飲酒中間，人馬喧嚷，竟殺人黃氏宅中。坤奇不敢交手，越後牆而走。黃立功及坤奇弟子未便逃走，不能不廝殺一陣。外邊賊兵亂殺，甚是慘然。黃立功被槍刺死，坤奇弟子死了大半。跌倒忘了拿法。坤奇跑出裡餘，遇本教跑者，遂借了那人兵馬，殺回莊來。直殺的天昏地暗，兵賊不分，將至天明，那官兵竟被坤奇殺敗而歸。

閱者不知，這原係楊雲彪部下，探知坤奇助戰之舉，乘其不防，劫殺一陣，以滅其威。及至回至中途。檢點人馬，折損不少。賊雖得勝，亂兵之下，人馬折了二千有餘，亦甚不利。坤奇整頓人馬，復追殺而來。

趕至三家店，離城十里有餘，遠遠來了一哨人馬，風塵騰空，漸漸而進，相接裡許。各扎住人馬。對陣上閃出一面紅旗，旗角下紅驕驕馬，駝定一員老將，白鬚飄飄，殺氣凜凜，有贊為證：

旗開似火，馬走如風。萬丈白虹歸劍鞘，一輪紅日射盔纓。打將鞭斜插鞍下，斬妖劍橫掛腰中。箭挑雁羽，膀跨角弓。金甲猶如吞頭獸，銀槍好似戲雲龍。白鬚飄飄，抖開殺氣三千丈。威風凜凜，嚇退敵人百萬兵。若非遍體如血染，當說是來了當年老黃忠。

坤奇看畢，說道：「誰敢前去迎彼一戰？」旁邊閃過一人道：「小子願往！」不怕死，好小子。坤奇道：「來將不善，須要小心！」那人道：「謹領法命。」說罷，策馬而前。坤奇向弟子道：「你們看，許盡已倒也有些英氣。」盡已而不知克己，必為正教所不許。眾弟子同道：「許師兄堪當敵人。」

且說對陣老將正向前進，那打旗小卒在馬後道：「大人勒馬，來賊有些妖氣。你看他黑霧罩體，逼得紅日天光，不可輕進。」

從小卒眼角，看破妖氣，正見大人目中無邪黨也。老將勒馬觀看，果然是實。忽見賊中一馬當先，直向前來。老將道：「誰擊彼一陣？」從旁閃過一將，答道：「末將願往！」老將看時，卻是本部副統領王良策。遂道：「須得小心，不可戀戰，恐有妖術，久則中計。」王良策答道：「謹計在心。」說罷，催馬迎來。

兩陣相交，槍刀並舉。王良策道：「來賊通名，老爺不殺無名之鬼。」答道：「吾係坤大王麾下大司馬好官銜從何得來。許盡已也。來將何人，還不下馬受縛，少有不肯刀下作鬼？」王良策道：「你老爺乃江蘇總兵吳天申吳大人麾下副統領王良策也！」說罷，挺槍刺去。許盡已使動雲銅刀，急架相還。戰有三四十回合，不分勝敗。王良策自思道：「若要貪戰，恐中其邪。」遂使槍上架下攪，虛點一槍，勒馬向西北敗下。許盡已催馬趕來。王良策回看，見他將至近前，遂將手中槍壓在坐下，暗暗抽出鋼鞭，轉馬向許盡已打來。許盡已未及準備，竟被一鞭打下馬來。王良策急忙下馬，割取首級。

坤奇看見許盡已被殺，遂差其弟子，一名錢世臣，一名秦豹，一名潘文尉，三人與許盡已報仇。王良策圈回馬來力敵三賊。吳天申亦差部下參將周虎臣，游擊馮雲龍來助王良策。六人殺在一處。戰有二三十回合，周虎臣竟被錢世臣刺於馬下。矯矯虎臣，喪於亂賊之手，錢黨揮戈，亦甚可畏。吳天申部下兵卒齊將周虎臣搶回大營。剩他五人混殺一陣，不分勝敗。坤奇見不能取勝，遂拍馬殺上前來。吳天申催馬敵住坤奇，殺的塵土騰空，人馬齊喊。戰了百十回合，越殺越勇。寫老將白首雄心，活跳紙上。

卻說江寧城西有一人姓趙名乾德，年方一十八歲，粗通文義，拳棒精熟。只因其父去世，去世者避世也，勿泥。其母尹氏，年邁多病，遂立志奉母，不欲上達，以賣筆為生。這日吃過早飯，與其母煮了一壺茶，向其母道：「母親在家，兒去賣些筆墨，到過午即回家來。母親餓時，盒子裡有點心，可以充饑。」說著，又取了炭來，擱在其母床下，沽了一壺酒，擱在其母面前，防其禦寒之用。體貼親心，無所不至。其母尹氏道：「你早去早回，不可滋事。」趙乾德道：「謹遵母命，你老人家自管放心。」百忙中，敘出一段孝行，乃是作者歌筆之法。說罷，便挑起擔子出了大門。將大門帶好，即去各村串賣。走了二三十里，忽聽人馬亂叫。天色昏沉，不知何事，便向前走。找了一高阜望去，只見遠處人馬叢雜，殺氣沖天，一個穿黑的敵住一個穿紅的老將。觀看之下，只見穿黑的從胯下取出一個鐵球，向空一擲，那鐵球起在空中，滴溜溜向那老將打來。聽的哎喲一聲，先為老將吃一驚。那老將翻身落馬。不知老將生死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自古妄想二字，誤盡天下蒼生，如邪教者，亦妄想誤之耳。其始巧取民財，由妄以即誤，其後恣邪護教，因誤以肆妄。而礫身赤族之禍，遂彰彰其難，孝弟家喻之世，無是種類也。自楊硃墨翟之言，盈天下，而異端蠱起。邪說蔓延，乘機作亂，徒取滅亡矣，我皇上以孝垂訓，以正率民，有不正者。正之使底於正，歸儒者赦之，護教者殺之，亦殺一警眾，藉義以施其仁焉已耳。爾乃擅恃妖術，以邪犯正，未嘗不自謂奪取江山，如拾芥矣。因念乾隆年間，臨清王林。嘉慶年間，滑縣林清。均之以妖術叛，豆兵紙馬潛入大城。一經發覺，自焚其身，由此觀之，從古未聞天下有一邪勝正者。嗟呼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遵。國法，而自以為法，不從正教，而自以為教。則背乎王化矣。既背王化，便非儒道，既非儒道，便違天道與佛教，入其門者，猶迷迷自幸曰吾今始得修神仙之術矣，曾亦思有違天道與佛教，而得成神仙者乎。又有一等誤入者曰，吾雖不能成神成仙，亦藉以博再世之富貴斯可也。夫佛法論因果，豈非令人修來世福乎，與其違禁以入邪門，何如不違禁而遵佛法哉。噫，何其執迷不悟，如此其極也耶。

理注：

言上元縣者，上清也。乃虛無之竅，杜清者，肚清也。邪羽起手，實是六賊反也，楊雲彪統領是意中綱領，能除內亂罷邪念除淨。捉住六十餘人是攝住六根。內亂除淨，又有外塵來繞，黃立功者，是意中偏見，謝古是意中邪妄，所以人心不古，故有反意。黑水崖者，腎氣動也。又言坤奇者，乃坤中爻乃坎中陽也。若淫心發動，慾火燒身，甚屬難敵，杜清楊雲彪於坤奇大戰，是理欲相剋，難分勝敗。且說許盡已彼王良策打下馬來，是心王良策刻除邪念，坤奇，又差錢世臣、秦豹、潘文尉等，此數人是五藏中之陰氣。楞嚴經云：人身有五十三種陰一，皆屬貪嗔癡、妄淫殺等。吳天申、王良策、周虎臣、楊雲彪等，皆是慧方願力智，盡是扶正除邪之念，所以戒定慧於念嗔癡相剋。故有一場大戰。吳天申，乃肺金也。參天大義，能斷一切邪妄，難除坤中之陽一，非丈乾德之力觀照，方能克除矣。

偈雲：

坎中得一名坤奇，天申大義用戰機。